

带你去看“天堂”的模样

■本报见习记者 于思奇



南极有深蓝色的天空、薄如蝉翼的云、淡蓝色的冰山、一望无际的洁白海冰,时隐时现飘忽而出的多色彩带般的极光和包括一摇一摆憨态可掬的企鹅、慵懒的海豹以及凶悍的贼鸥等在内的南极动物。

忘跟科学家们去探寻它们背后的科学奥秘。

大海航行靠舵手

除了记录南极、北极天堂般的美景以及它们身后蕴藏着的科学奥秘,张建松也不忘给极地之旅的“舵手”们——来上一幅“特写”。

两次旅行的座驾“雪龙”号自然一马当先。

在张建松的眼里,“雪龙”号不但是中国的“明星船”,也是一个航行于大海中的星级宾馆。

“雪龙”号513房间,就是张建松极地之旅的“家”。它是一间面向船头的屋子,屋内外上下两层各有一张床。除此以外,屋内还有桌椅、沙发、三个衣橱和一个卫生间。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起来一点儿也不比星级宾馆差。

“星级宾馆”上的饮食也超乎了张建松最

初的想象。单单每天七点到八点一刻供应的早餐就有两种粥、四种点心、两种酱菜、鸡蛋、牛奶或豆浆等。

在张建松的书里,真正的舵手——船员,自然是不能少的。她用纯白描的说法讲述了邵师傅、黄焱、沈权、吴林等等“雪龙”号船员的故事。虽然故事各不相同,但他们朴实无华的故事仍会让你为之动容,所以张建松说:“我们可以用‘英雄’去称呼他们。”

“在大海中航行,最怕遇到天灾人祸。”张建松说。

而这人祸就是指海盗。为了防患于未然,当“雪龙”号进入赤道海域,船上的武装小组就在船尾进行了防海盗实战演习。所以在拍照之余,张建松也拿着冲锋枪对着海面进行射击演习。

当然,紧张的科考之余,“雪龙”号的人们也会有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乒乓球、篮球、健身、游泳,这些平日里大家喜闻乐见的运动形式都能在“雪龙”号上进行。

背后的艰辛

绝美的风光,不一样的人生体验,探寻两极的未知之谜。读罢此书,你可能会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走,去两极!

而实际上,成书背后的艰辛只有切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同张建松一起前往北极的中国第四次北极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所长余兴光就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长达13个昼夜的北冰洋长期冰站考察期间,张建松为了拍一张雪龙船全景照,在倒退时不慎一脚掉入冰缝,而冰缝下就是四五千米的深渊。好在发现及时,有惊无险。

虽然回船后,张建松感到后怕,也表示再也不敢随便下冰站了。但是没过几天,她又以没有一线考察生活、缺少鲜活报道素材为由再次要求下到冰站进行采访。

极地考察过程中,考察队员除了要承受远离亲人、缺少新鲜蔬果、工作不分黑白、任务繁重的考验,也要承受大雾弥漫、大风气和风雪肆虐。恶劣的环境常常使人晕船,虽然胃里翻江倒海,但是张建松必须要克服这些,爬起来继续采访、写稿件、拍照片。而为了让她有关极地科考的报道更加专业,张建松会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去跟考察队的专家请教学习。

“既然已经有过极地之旅的体验,也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如果有机会让您再去一次极地,您还会去吗?”记者好奇地问她。

“当然还会去。”张建松回答得很干脆。

“事实上,我已经申请过一次了,只是未能成行。今后我还会去申请。因为作为一名记者,应该永远在路上,在新闻的第一线。”张建松说。

《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新华社女记者238天的南极、北极之旅》,张建松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书里书外



《弗兰肯斯坦》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反复改编成电影、戏剧上演,在西方社会家喻户晓。

恶梦激发的创作灵感

■尹传红

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人怀疑,克隆人和某种形式的人工生命迟早会被“科学魔法师”创造出来,并在社会上掀起巨大的波澜。比照一个诞生于将近200年前,最为惊悚骇俗的故事,我们或许能体味“异化的力量”所带来的阴影和恐惧,尽管迄今这仍只是一种想象。

1816年夏,英国著名诗人珀西·雪莱和他的女友玛丽·雪莱(1797-1851),应另一位著名诗人拜伦之邀前往瑞士旅行。住在日内瓦附近的乡间。一个淫雨连绵的晚上,玛丽与他们朋友波利多里围坐在一起,朗读一本碰巧落在手里的德国鬼怪故事,聊以自娱。这些故事使他们心生异趣,并激起了加以戏谑性模仿的欲望。于是他们约定:每个人都要根据某起神秘的事件,各写一篇有关超自然现象的故事。

19岁的玛丽心里第一次涌起文学创作的冲动,因而对此尤为上心。随后的一些日子里,雪莱几乎每天都要询问玛丽是否构思好了一个故事,她总是回答说“没有”。一天傍晚,雪莱与拜伦又凑到一块谈古论今,玛丽听他们提到了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进化论创立者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曾做过的人造生物实验:“生命的本质是什么?能否最终被发现……也许,我们能使尸体重新复活;也许,某种动物的各个部位都能制造出来,并装配在一起,最后赋予生命的温暖。”

当天晚上,玛丽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脸色苍白的学者,正跪在他所创造的怪物旁边。显然,他所从事的工作是亵渎神明的。我见到一个可怕的幽灵躺在那里,一架功率强大的引擎正在启动,那幽灵同时开始颤抖,显现了生命的迹象”。

恶梦激发了玛丽的创作灵感,她即便着手构思自己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弗兰肯斯坦》。它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弗兰肯斯坦的青年科学家,怀抱“为整个世界揭示自然造化之终极奥秘”的理想,借助电学方法“拼装”出了一个生命体。然而,这却是一个奇丑无比的怪物。弗兰肯斯坦下意识地逃离了实验室。

被“主人”抛弃了的怪物四处游荡,本能地学会了照顾自己,还通过暗地里观摩、体悟,明白并熟悉了人类文化。本性善良的他希望博得人们的理解和关爱,可狰狞的面目却让他饱受歧视与敌意,也使他美好的愿望化为泡影。尊严丧失殆尽扭曲了怪物的灵魂,并激发了他对“主人”的仇恨。于是,他开始追杀弗兰肯斯坦及其家人,自己最终也跳海自尽。

1818年出版的《弗兰肯斯坦》,如今已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具备完整科幻小说特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同时也被看做是科学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在文学上的第一次反响,一则关于创造和追求的忧心忡忡的寓言。

科幻文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发祥地,绝非偶然。那一时期的快速变革在改善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冲击着整个社会和人类的心灵: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还会带来什么?是幸福还是苦难?这样的探寻既隐含着对新生事物的恐惧和不知所措,也标志着某些价值的失落,以及某种深远的忧虑。

值得注意的是,玛丽·雪莱引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创造人类、为人类盗取天火并教给人类各种技艺的典故,为《弗兰肯斯坦》一书加了一个副标题:“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像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弗兰肯斯坦的创造精神也受到了惩罚,但这种惩罚并非来自嫉妒的神,他的痛苦实际上缘于他轻率创造的东西对自己权威性的挑战。从中我们不难窥见作者创作构思的源头,以及作品的内在含义和暗示。

《弗兰肯斯坦》中的怪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正在发展和渗透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而“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一词,在英语中已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涵义:自食其果或作茧自缚的人。由这个故事所创造的一些原型母题,如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科学对伦理的挑战等,也被后来的科幻小说和探讨科学对社会影响的论著一再采用。自作自受的弗兰肯斯坦,则成了不负责任的“邪恶科学家”的象征。

《弗兰肯斯坦》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一方面,科学向上帝挑战,创造了奇迹;另一方面,这奇迹又与人类的传统本性格格不入。事实上,近200年来,这种尖锐的冲突在人类与技术进步之间一直都没有停止。弗兰肯斯坦的困境,何尝不是现代人的困境?

不知你是否想象过天堂的模样?或许有生之年,去天堂转转是我们不可企及的梦。

“但是南极的大自然以它丰富的想象力,为我做了一次虚拟实境。而我几乎就要相信,如果有天堂,它应该和这样的场景与感觉最接近……”一位到过南极的外国作家曾这样认为。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也对天堂充满好奇,不妨一起走进新华社女记者张建松的这本《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新华社女记者238天的南极、北极之旅》,一起去探秘“天堂”的模样,去了解极地之旅的喜悦哀乐。

238天极地之旅

作为新华社历史上第一位赴南极采访,也是第一位抵达北极点采访的女记者,张建松把自己笔杆子的功夫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用记者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孜孜不倦的探究以及她美妙的笔触记录了238天极地之旅的点点滴滴。

在她的笔下,南极不仅仅有深蓝色的天空、薄如蝉翼的云、淡蓝色的冰山、一望无际的洁白海冰,时隐时现飘忽而出的多色彩带般的极光和包括一摇一摆憨态可掬的企鹅、慵懒的海豹以及凶悍的贼鸥等在内的南极动物,还有一切未解之谜的源头——甘布尔采夫山脉和极具科学研究价值的南极大冰盖。

张建松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南极。这其中还包含了这位从事极地科学报道十多年的优秀记者对于极地资源、各国考察站、海冰融化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的思考。

“如果把南极比作一位国色天香、落落大方的北方美女;那么北极则是一位多愁善感、美丽纤弱的南方佳人。两者有不同的美。”张建松对记者说。

夏天的北极,冰上融池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美景,它就像是在洁白的宣纸上泼墨而作的中国书法,颇具艺术之美。当然,欣赏之余,张建松也不

一部研究专利价值问题的新作

■马民虎

创新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专利是企业保护创新成果的重要手段。专利价值开发问题是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胡锦涛同志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要加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运用与实践。金春阳著作的《基于规范治理视角的专利价值开发研究》一书入选西安交通大学学术文库,对如何科学界定专利价值、如何遵循规范创造和运用专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色:

研究框架合理。该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专利价值的基本问题分析入手,遵循以专利法和竞争法为代表的“硬规范”,运用以专利申请规范和契约为代表的“软规范”,深入分析了专利申请、专利许可和专利运营中的规范治理问题,分四章构建全书的框架,系统地回答了怎样界定专利的价值、如何获取高质量的专利、怎样实现专利的价值三大问题,结构科学合理。

选题意义重大。专利价值的开发,关系到创新激励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局。同时,该书重点选取了专利价值的规范治理进行深入研究,抓住了专利价值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有利于把专利价值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观点富有新意。通过遵循规范来充实专利的内涵,发挥专利的价值,既重要又紧迫。该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提出把规范治理的对象分为内涵建设和价值实现,其中,前者形成的规范(专利申请规范)相对稳定、明确,能够广泛普遍适用,属于基础性规范;而后者形成的规范(专利许可和专利运营规范)相对易变、模糊,仅在相对较小的主体范围内适用,属于应用性规范;作为应用性规范,专利许可契约的主要功能在于解决影响专利价值实现的核心问题和边缘问题、专利运营契约的功能主要在于明晰专利运营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既让专利在运营中实现价值,又避免专利因为运营而具备额外的价值,关键在于构建一种专利运用的新机制,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防止垄断的发生。该书紧密围绕这些颇具创新意义的观点,在作者发表于《专利法研究》、《电子知识产权》等杂志的论文的基础上增加了最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内容丰富全面,理论联系实际。

《基于规范治理视角的专利价值开发研究》,金春阳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物我相看两不厌

■祝新宇

学者扬之水一向以学问和才情著称,近来她新出的两本书恰好为这两者作了注脚:记录了她的日记——《(读书)十年》第二卷刚刚推出,探讨中国古代文化意象在日常生活中流变的学术小书《物中看画》又开始登场。

扬之水包粽子,又快又好。她若写关于瓜果粽子之类的考证文字,无论著者,必别有滋味。此是我读《物中看画》的一点小愿望,因为书中所写之物,离现在的生活远了些。

远,产生美,产生隔。譬如我们看古物读古书,虽“都在目前”(“言语都在目前,便为不隔。”王国维语),但知它们诞生极早,就会神思缥缈。读扬之水的《诗经别裁》,能体会当代学人读诗之获,而《物中看画》,基本上是扬之水读古物,读出一段春春风尘。

首篇《“琴棋书画”图演变小史》讲此四种艺术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的演变史,说明古人与今人一样,喜欢在客厅里摆几架书,挂几幅画,甯管读不读的,先整个高雅的气氛再说。“琴棋书画”本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属高端审美与修养范畴,走卒贩夫无所接触,但此四事被固定在一起,成为一种大众认可的雅趣时尚时,便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为家装必备之一,甚至出现在陪葬中。扬之水举出金代墓室画中的琴棋书画的例子,因出自民间工

阅读分享

《一九四二》:小说和剧本对照着读

“每逢大导演碰见大作家,碰撞出来的结果都令人十分期待。”史航称《一九四二》就是11月最值得期待的电影。

这也是史航最近选择阅读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的理由,作为文化评论者,史航已经先观众一步欣赏到了这部电影,“挺喜欢也挺感动的,所以就回头再读小说”。从影视剧编剧的职业角度,史航算得上刘震云的同行,可谈起刘震云的作品,史航的言辞中透着敬佩与欣赏。“这是刘震云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1993年刚在杂志上刊登时我就看过了,后来也看过不同版本的电影剧本,但能把这种调查体的小说拍出来还是很让人意外。”

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中篇小说《温故1942》,改编的电影《一九四二》终于要上映了,“这对冯小刚的影迷和刘震云的小说迷来说,都是一件高兴的事”。

《温故1942》,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关于饥饿,有“我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这部小说的人物都是散点式的,故事性不强,像把一篇篇的通讯报道组合在一起,如果拍成纪录片容易理解,拍成故事片就让人无法想象了。”为了探寻作品与剧本之间的联系,史航把小说和剧

匠,笔致不免稚拙,乃至古琴与抚琴姿势的刻画也多有舛误。它证明了两件事:“女子企望用人拥有的儒雅风流装点自己的生活,效仿士人之雅尚的男性希望女子具有如此的素养。”

“琴棋书画”,从男性智识阶层的安身立命到变化为“四美图”的文化消费之流变过程很值得玩味。即使在士大夫眼里,此四事亦沦为技艺而已。扬之水引明人笔记《农田余话》云,忽忽烈问赵孟頫和胡长孺有什么本事,赵说作得文章,晓得琴棋书画。胡说臣晓得修齐治平。两人针锋相对,元世祖却寻了胡的帽子戴歪了的理由,没录用后者。够搞笑的。本来他招南人入朝,就是“访求艺术之人”。

雅,其实需要一定学问来打底,弄不好就露马脚。而《马和之诗经图》一文有这样一好玩的例子:马和之画《诗经·周颂·赉》,取“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与“纵广八尺,画斧文于其上,今之屏风也”之意,在周文王背后的屏风中画了排列成行的斧头!“斧文”,实际上是“黼纹”,云雷纹勾连云纹之类的几何纹也。马和之是宋代人,宋人的诗意图最讲求巧思。扬之水认为,“作为一项依附于文字的艺术创造,它只能舍弃文字之美,而从意象与意念入手。画思泥于诗意,便往往成为图解”。如她的《物中看画》,图与文结合得非常好,图不喧宾夺主,文因之而益彰。

史航:读小说里讲述的历史

■本报实习生 贡晓丽



史航,编剧、策划人。从事电视剧编剧逾十年,主要作品有电视剧《雷雨》、《射雕英雄传》、《铁齿铜牙纪晓岚》等,舞台剧《我爱XXX》、《鹿山》等。

本对照着读,“就是为了比较起来方便一点”。

刘震云是史航最喜欢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当中结构的庞杂、技巧的多变、语言的繁复、意义的含混等等都令人叹为观止。”史航在自己主持的一档书栏目《史航说书》中,就曾推荐过刘震云的小说集《官场》、《我不是潘金莲》等。“过一段时间还会说他的《温故1942》和《故乡天下黄花》,这些都在精品书之列。”



出版

《物中看画》,扬之水著,金城出版社2012年10月

所谓“物中看画”,乃“画中看物”也。扬之水历年的著作,研究“物”的,有三分之二之多。她说她有着和张爱玲一样的恋物癖,后者翻译《海上花列传》,居然也用一大段注释说明“方袍圆领”,果然够“癖”。两者的恋物癖,一个“看取人生”,一个“打捞历史”,各擅胜场。

古人崇尚物我两忘,今人纷纷逐物失心,不如慢慢地贴过去,物我两不相干,又能相看两不厌的好。

历史是值得探究的

《温故1942》是一部新历史小说,在对历史的叙述中隐藏着重塑历史的欲望。而最早吸引史航阅读历史小说的启蒙读物是其中学时代读过的《井上靖西域小说选》,“那时候还没有读过鲁迅的《故事新编》,也不知道写《胡雪岩传》的高阳是谁,虽然对历史小说比较饥渴但没有遇到让我尊敬的作品”。直到史航不经意读到了《井上靖西域小说选》——一个日本作家写的中国西域的故事,让史航开始相信“历史是值得探究的,历史小说是值得信任的”。

借助一个异域人的眼睛,史航看到了祖国的西北河山,看到了敦煌、河西走廊,“这是与课本上不一样的更密集、更有感情的祖国的河山”。所以很多年以后史航仍然感谢作者的好意,庆幸自己在那么早的时候读到这样好的历史小说,“井上靖在写敦煌20年之后才走到河西走廊,尽管小说的舞台已经全部被黄沙吞噬殆尽,荡然无存,他却觉得月光、干涸的河道以及流沙,从古至今依然如故”。

“我觉得他看到的河道和流沙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很多时候甚至地上的喧嚣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沙暴。”史航也庆幸在这个喧嚣的时代“还好没有抵制阅读,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还是会怀抱这本书,它不仅能让我感觉到祖国的美好,还启迪人们,读书识字为的不是蛊惑人心,而是澄清世道”。